

王致谱◎主编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

经方实验录

8

曹颖甫 著

农汉才 王致谱 点校

盛国荣 审订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SCIENCE &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王致谱◎主编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

经方实验录

8

曹颖甫 著

农汉才 王致谱 点校

盛国荣 审订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SCIENCE &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永炎	任继学	陈可冀
陈竹友	余瀛鳌	俞慎初
盛国荣	程莘农	裘沛然
路志正		

主 编：王致谱

副主编：俞鼎芬 农汉才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致谱	刘德荣	农汉才
严康维	连智华	吴文清
余永燕	张爱军	赵洛匀
俞鼎芬	程东旗	裘 俭

编 选 说 明

一、在近代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国当属一个颇具特色的时期。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歧视、压制、打击，甚至欲取缔中医的反动政策，中医学术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是西方医学强烈地影响、渗透、冲击着传统医学，许多人对中医的科学性产生了动摇乃至怀疑。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医界人士依然坚持与疾病作积极的斗争，并致力于中西学术的融合与汇通，使传统学术得以继承和发扬，学术研究仍达到 20 世纪较高的水平，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医家和颇具特色的医著。一些医家历经晚清和民国两个不同时代，阅历丰富，学术纯青，他们在清代考据学风气的影响下，重视对古典医著的考证、校勘和诠释，辑复整理出的一大批古医籍文献，考据精当，论理准确，体现了当时中医学术的潮流，对传播和发展中医学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医家们的宝贵经验，成为中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对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有的甚至还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几代中医学人。

然而，由于民国距今年代较近，许多医书自付梓问世以来，一直未得重印；更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医著无法在较大范围内流传。新中国成立后，除少数名医著作曾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整理出版外，大部分仍被尘封在历史的“高阁”中，不仅给学习、研究带来不便，甚至还有佚传的可能。

为了继承中医学的宝贵遗产，弘扬中医学术，我们精选了民国时期著名中医的代表作加以整理点校，汇集成《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

二、本丛书遴选自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38 年间 13 位著名医家的 21 部代表作。这些医书是从数以百计的中医著作中经反复论证、严格筛选出来的，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当时流传较广，社会影响较大。将之汇编成集，能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民国时期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概貌。

21 部医书中，属中医学文献整理研究的有《增订通俗伤寒论》、《重订广温热论》、《伤寒论汇注精华》、《伤寒质难》、《群经见智录》；属中医诊法研究的有《脉学正义》、《辨舌指南》；属临床各科诊疗经验总结的有《中风斟论》、《感症宝筏》、《经方实验录》、《中国针灸治疗学》；属医案选编的有《孟河丁甘仁医案》、《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属药物学专著的有《本草正义》、《祁州药志》、《中国新本草图志》、《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增订伪药条辨》；属中西汇通类医书的有《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学》、《中西温热串解》；属医史学专著的有

《中国医学源流论》等。

三、本丛书的整理和点校乃严格按照通行的古籍整理原则进行，亦即尊重历史，忠实原著，不随意更改。

鉴于民国期间全国各地的印书局（行）较多，故对入选的每部医书，尽量选用最早或最佳版本作为蓝本，并与其他不同版本同类医书对校，同时又与相关的医书文献进行旁校，力求校勘准确无误，以保证质量。

四、每部医著的篇首，均附一篇点校者的研究论述，主要介绍作者的学术思想、生平事迹，以及每部医著的写作背景、学术价值、学术特点等。使读者从中了解该名医的专长及其代表作在近代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五、民国期间，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部分医家开始接受新的科学知识。在其编撰的医书中，已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汇通中西医学的内容。旨在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但这些内容多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性，本次校勘不做改动，相信读者在研读中能够正确领会前人的学术成果。

六、入选本丛书的著作，原多为繁体字竖排本，现统一改为简化字横排本。一些书原版中的外国人名、地名、西药名称等的译法，与现在通行的有所区别。为保持原貌，不作更动，标题层次多与原版本近似，原版的个别印刷错误，本次点校时径予更改，但均出注说明。

由于时间仓促，本丛书整理点校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点校说明

一、本书以民国廿六年（1937年）姜佐景医庐铅印本为底本重加校勘。在整理过程中，对原书中部分与曹氏经方验案无甚关连的冗繁杂说作了必要的删节（如卷首删却了诸题词、《本书读者评语之一斑》与《医圣张仲景赞》，将“曹颖甫先生方笺”与曹氏亲笔手书“经方实验录序”置书前插页；附录部分删却了第一至第十三篇内容，仅余《本书第一集的检阅和第二集的展望》），其余顺序仍依原书排列。

二、本书以点校为主，凡书中明显刊刻错误，或径改，或于文后加注；对个别难懂字词亦酌加注释；并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在卷末细横线之下。

三、原书系繁体字本，今一律易为规范的简化字；通假字或异体字，或径改，或予保留，并在点校栏中加以说明。

四、原书系竖排本，现易为横排本，依照惯例，书中的“右”或“左”字，一律改为“上”或“下”字。

五、为保持原著面貌，药名、处方名及用量，原则上照原书不改，新旧剂量换算，请参照书后附录。

六、为尊重作者处方原样，书中出现犀角、牛黄等国家级保护动物药，仍予保留，读者临证时可处以相应的替代品。

七、原书内容分医案、处方、曹注、姜按等几个部分，为方便读者阅读与辨识，编者采取不同字体、字号加以区别。

八、书中的一些观点与提法，有的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性，本次均不作删改，希读者研读时有分析地加以取舍。

曹颖甫生平及其学术思想

曹颖甫（1866—1937），名家达，号鹏南，晚年别号拙巢老人，江苏省江阴县人。自幼习举子业，擅文学，工诗词，精于画梅。髫年始读《伤寒论》，13岁时便以大承气汤初试获效，后其父及其本人在病情危笃时都愈于经方，于是对仲景方识解益深，信仰益坚。然因其父期望他掇取科名，因此对仲景学说未暇专心研究。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其因卓越的德才被举孝廉，尔后入南菁书院深造，师从山长黄以周（元同）。黄氏为晚清经学大师，曾在治经之余把考据训诂之法移治医经，对《伤寒论》研究造诣颇深。曹氏于治伤寒学方面颇得黄氏师传，时常以仲景之方为人治病而得心应手。

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曹颖甫慨然兴救世之志，潜心于医学研究，38岁时，全面浏览《伤寒论》和《金匱要略》。辛亥革命后，曹氏专心行医，于1917年抵沪开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由儒转医并非曹氏一人，其南菁书院的许多同学，如丁福保、杨如侯、陆晋生、蒋维乔等也都转向医业，他们后来在临床与医学教育上都卓有建树。由于他们的学术思想脱胎于经学，对医学经典的理解、注释、训诂都非比寻常，尤以曹颖甫为典范。

1917年，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正式开学，延聘曹氏任教务长，教授《伤寒》、《金匱》，并主持上海同仁辅堂医务。20世纪30年代末，曹氏根据多年经验著述了《伤寒发微》、

《金匱发微》、《曹颖甫医案》。其弟子姜佐景将其一生临床应用经方治病的经验进行整理，曹氏逐案予以审阅、点评，纂成《经方实验录》，该书不尚空谈，惟凭实验，是曹氏一生应用经方治病的忠实记录，至今仍为应用经方的学术代表作，为后世经方派学者所推崇。门人章次公等均继其医术。

曹氏多才多艺，未有医名前，就已因诗词闻名于大江南北。其诗词清丽高雅、风格独特，遗著有《汉乐府评注》、《诸子精华录》、《气听斋诗集》、《梅花诗集》、《词集》等。其弟子秦伯未即深得其诗词文法之传。曹氏还精于画梅，并常以此自娱，自认其最大的成就在“画梅”。他与名画家吴昌硕交谊甚深，二人常在闲暇之余切磋技艺。同学蒋维乔评其梅曰：“老干挺立，折枝洒落，含道劲于秀逸，毕生风骨，盖寓于是焉。”（《金匱发微·蒋序》）其孙曹枫亦受其熏陶而好画梅。

日寇侵华，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曹颖甫返回家乡，不久，江阴失陷，日寇欲借曹颖甫的声望逼其出任维持会会长，但曹氏激于民族义愤断然拒绝。1937年12月7日，敌兵蜂拥闯入其宅，曹颖甫扶杖而出，肆口大骂不止，敌军举枪扫射，且刳其腹，为此壮烈牺牲。其同学蒋维乔为其作传时，以其骂贼而死比之于阎应元（典史云），叹其风骨傲然、英雄气概令人荡气回肠，可歌可泣。

笃尊经方，机法圆融

曹颖甫为近代经方派大家，其一生耽嗜于经方研究，对经方的临床应用、理法的阐述均卓有建树。曹氏对仲景经方感兴趣虽始于幼年，但他一生矢志传治经方实深有其原。

曹颖甫12岁时开始读张隐庵注《伤寒论》，觉其文字奥衍，

悠然神往。当时邻居有一老妇人长期卧病，换了多位大夫医治皆未取效。一日曹颖甫正研习《阳明篇》，揣度再三后，前往试诊，发现其脉实，大便多日未行，腹胀而拒按，正合大承气汤证，便斗胆投之，结果效如桴鼓，不禁赞叹道：“仲圣之方，若是其神哉。”其时年仅13岁。又过了两年，曹颖甫的父亲病下利，势几殆矣，延请赵云泉先生投四逆、理中辈起之。曹颖甫25岁时，赴南京应秋试，途中患寒热病，日渐加重，幸遇其丈人陈葆厚先生，诊脉后处以白虎加桂枝汤，药后得畅汗，遍体舒适，三日后竟能进场应试，毫无倦容。从此曹颖甫对仲景方识解益深，日夜研读，笃信“有是证便可用是方”。其后40余年，曹氏一往直前，绝无旁顾，均用仲景方治病，可以说是近代一个纯粹的经方派大家。

曹氏虽笃珍仲景之方，但也提倡活读，其在《经方实验录》中曾云：“愿读经方者，皆当临证化裁也。”其在临床实践中，更能深入其髓，机法圆融。如在《经方实验录》大陷胸汤证其二案后，曹氏说：“世人读仲景书，但知太阳误下成结胸，乃有大陷胸汤证，而不知未经误下，实亦有结胸一证，而宜大陷胸汤者。夫伤寒六七日，热实，脉沉紧，心下痛，按之石鞕；及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无大热，此为水结在胸胁，二条皆示人以未经误下之结胸，读者自不察耳。”又如，在治疗产后阳明病一案，曹氏本着《金匱》有产后大承气汤条，径投该方，病家初不敢服，其他医者亦持异论。几经周折，终仍以该方获愈。故曹氏感慨曰：“产后宜温之说，举世相传，牢不可破。而生化汤一方，几视为金科玉律，何怪遇大实大热之证而束手无策也，大凡治一病，心有一病之主药，要当随时酌定，不可有先入之见。甚有同一病证，而壮实虚羸之体不当同治者，此尤不可不慎也。”

擅用峻剂，出奇制胜

在曹氏所处的时代，许多医生为了免于重剂失手而承担责任，往往都处以轻剂，为此埋没了许多良方。曹氏在临证时却从未考虑自己的得失，完全以仲景方法和病家性命为重，不屑于以软熟轻便取媚于世，有是证便大胆用是药；有时需用重剂但不能完全有把握的，也谨遵其法逐渐加量试探以取实效，或自己亲身试验。在《经方实验录》皂荚丸证其三中记载：曹颖甫曾病痰饮，喘咳，吐浊，痛连胸胁，自处皂荚丸方，服后下利日二三次，痰涎与粪俱下，有时竟全是痰涎，病愈后，体亦大亏，于是亲自体验到皂荚攻消之猛峻，认为甘遂破水饮，葶苈泻痈胀，皂荚消胶痰，可称鼎足而三，叹惜“近人不察，恒视若鸩毒，弃良药而不用……”

曹氏之用峻剂，常能斩关夺隘，出奇制胜，有“覆杯而愈”，“一剂知二剂已”的声誉。在《经方实验录》记载的医案中，有许多都是用峻剂取效的。如该书第八案载：“张任夫病肋膜炎，时经半载，胸胁胀痛，干呕，短气，心悸，头眩，噎气，夜间不能平卧。当夜深人静时，每觉两肋间水声漉漉。曹氏细诊后，确定为十枣汤证无疑，遂处之。张君服药后，泻下秽水甚多，两日共四次。且喉中有辛辣感觉，其味甚于辣椒，并有喉哑现象，但不久就复原，诸症逐渐减轻，两日后，肋下水气减去大半。张君自知肋膜炎是难愈的病，能得到这样的速效，不禁也暗叹古方的神效。”曹氏终以其对仲景的诚信和大胆严谨的探索练就了高超的技艺，成为救治苍生的一代名医，并以其临床实效和声望转变了一部分同道轻描淡写的作风。

精勤教育，桃李满园

20世纪初，学校教育逐渐登上了中医教育的舞台，教育在整个中医事业所处的重要地位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大批儒生由经学转为医学，由八股转为实用科学，这为中医办学、医经传授提供了大量人才，曹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20世纪40年代以前，上海地区的中医学校教育一直居于全国之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该校于1915年由丁甘仁等筹建，1917年曹颖甫因德高望重、文名医誉而被聘为教务长，并亲自开设讲座，教授仲景经典，当时闻名而来的学生济济一堂。曹氏在教学时不辞辛苦，对于求知若渴的学生还不惜与之彻夜长谈，谆谆教引。因其有深厚的经学功底和丰富的经方临床经验，对古典的经典原旨讲解得非常透彻，常为学生所折服；在临证指导上，曹氏一以经方为法，但也鼓励学生向时方学习，后凡是从他学习的，也多能以经方大剂起沉疴，愈废疾，一时广为贫病者所传颂。

曹氏学生颇多，其中有许多成为著名医家兼医学教育家，如章次公、秦伯未、许半龙、王慎轩、张伯臾等。他们后来又继续在上海及全国创办其他中医院校，如秦伯未、许半龙等于1927年12月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章次公等于1929年创办上海国医学院等。20世纪30年代，也正是国民党掀起废除中医的狂潮逆流时代，曹氏和他的学生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保存了中医并推进了中医的发展。

治学严谨，开明通达

曹颖甫虽有诗人的才情与画家的浪漫，但在医学实践与治学上却一丝不苟，严谨认真，始终保持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曹氏习医时，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常亲自尝药。一次，他亲尝生附子，导致全身麻痹、洞泻秽浊之水，不能自禁，久乃昏昏睡去，待醒来时，20多天的泄泻竟全愈了。故他认为：“药不由亲试，纵凭思索理解，必有一间未达处。”

对于失误的案例，曹颖甫从不文过饰非，始终报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如在《经方实验录》抵当汤证其一治周女干血癆案中，曹氏初以大黄廑虫丸，嘱每服10克，日3次，估测一月可愈；而不复诊，估计已愈。三个月后，周女病情恶化，曹氏“闻而骇然，深悔前药之误”，于是决心“不能不一尽心力”，终以抵当汤及补剂收功。

曹颖甫虽是纯粹的经方派，但对于时方也不一概加以抹杀。曹氏认为经方是一切方剂的基本，后世方剂大部分是从经方发展起来的，所以曹氏极力主张研究经方而不反对时方，有时偶尔也用些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逍遥丸等，还经常鼓励学生向时方学习经验，丰富知识。这一点，从其与时方派丁甘仁先生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出。曹颖甫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任教务长时，常与丁甘仁切磋医技，交流经验，两人在医学上结成了最相知的友谊。

曹氏所处的时代，正是西医传入，中医处于变革的时代。曹氏虽笃尊经方，但却能高瞻远瞩，开明通达，不分地域之别，诚挚探究西医可为己用之处。例如，曹氏阐释祛痰药：“除痰之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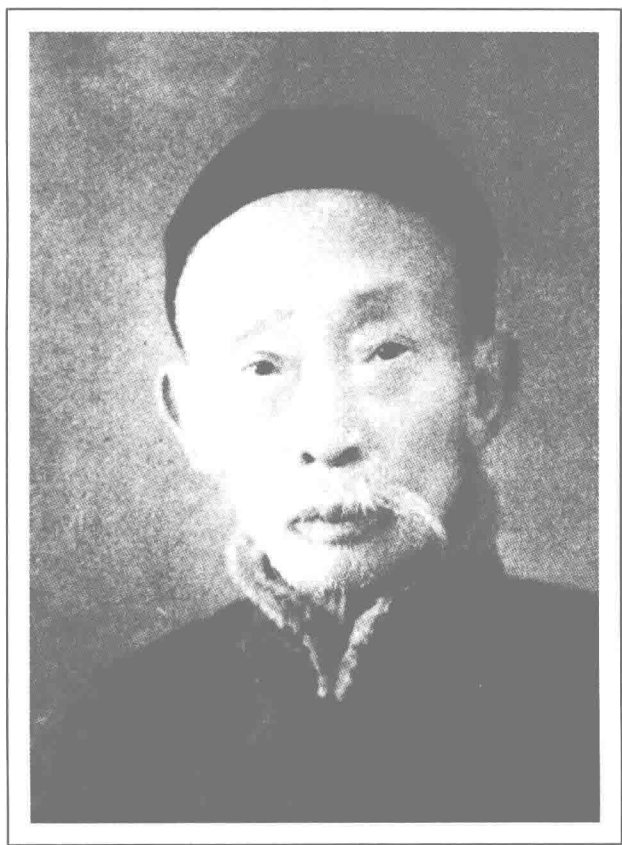
以有碱性者为长，故咯痰不出者，用桔梗甘草汤，无不克日取效，以桔梗含有碱性故也。痰黏胸膈而不出，则用有碱性之桔梗以出之，‘在高者引而越之’也。胶痰在中脘，则用有碱性之皂荚以下之，所谓‘在下者引而竭之’也。”在内脏解剖方面，曹氏认为当以西说为准。但由于当时的局限性，在对中西内脏名称相释时，不免牵强附会。例如，谓胸中淋巴系统即中医脾阳和上中二焦，下焦即输尿管等。

医德高尚，风骨凜然

曹颖甫医德高尚，其一生惟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专心一致，绝无旁顾。治病时从不考虑诊金多少，还时常赠药给穷苦的病人，并贴补其生活。《经方实验录》第十七案载：屠人吴某之妻，病起四五日，脉大，身热，大汗，不谗语，不头痛，惟口中大渴。时方初夏，思食西瓜，家人不敢予，乃延师诊。知是白虎加人参汤证，书方如下：生石膏一两，肥知母八钱，生甘草三钱，洋参一钱，粳米一小杯。服后渴稍减，知药不误，明日再服其原方。至第三日，仍如是，惟较初诊略安。本拟用犀角地黄汤，因其家贫，仍用原方，石膏增至二两，加赤芍、丹皮、生地各一两，大蓟、小蓟各五钱，并令买西瓜与食。二剂略安，五剂全愈。该病人的丈夫是个吸食鸦片的吝啬鬼，夫妇间感情淡漠，在二诊时，竟对曹氏说：“倘服药不愈，先生不必再来！”曹颖甫慨然道：“你以金钱为重，我以人命为重，以后我来与不来，你可不问！”于是坚持诊治，前后共六次，换方两次，竟得全愈。

曹颖甫的家乡常州旧属有八县，江阴居其一，当地人民夙以气节著称，明末阎应元戴发效忠，率民众数万抗清兵十数万，八十余日后城破皆死，无一投降，故江阴号称忠义之邦。曹颖甫的

同学蒋维乔为其作传时认为其戴发效忠虽与阎应元趋向不同，但其忠义殉节实是后先一揆，赞其高风亮节堪当世人之楷模。



曹颖甫先生像